

佐原  
文庫

說部叢書

第二集  
第九十八編

豔情小說

愛兒小傳

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

小 說 情  
愛 兒 小 傳

## 第 一 章

一千八百十四年四月間。法都巴黎。氣候異常寒冷。儼似暮冬。兼之陰雨連綿。直至五月初。風尤凜冽。人人相詫。以爲氣候之大變。孰知久霖之後。必有久晴。未及中旬。卽氣候轉和。天忽晴霽。空際雲翳。被風伯驅除殆盡。一種蔚藍之色。陳布太虛。晶瑩可愛之日光。暉映於華美之巴黎。百卉亦於斯時怒茁其芽。徧於籬麓草場間。其中尤以菓樹發育爲最速。倏已蓓蕾而花。迎風散馥。芳香襲人。不似前之枯幹橫陳。絕無生氣矣。野田溪澤間。亦有蓬勃之新氣象。呈於眼簾。似皆歡迎和藹之日光。故作此明媚富麗之態。以表其私忱也。

是時更有一可喜之事。茁生。卽龍巴卻姆潑春季賽馬之期已迫。若此時再陰寒不霽。非特人人掃興。卽一般小販營生。將因以受無窮之困苦矣。五月十二號。乃

賽馬之第一日也。是日天氣清朗。風和日麗。似有意贊此盛舉。以助游人之興味者。而法人本喜動好嬉。出於根性。巴黎人尤甚。既逢此好機會。焉有不結隊出游。故卻姆潑與意里斯道上。幾途爲之塞。而一種笑語聲。怒詈聲。車行轆轤。與馬蹄得得聲。震盪耳鼓。耳脈幾爲之破。此大隊游人。皆徐向康谷達意里斯特里翁而走。其他通龍巴之大道。亦擁擠不相上下。可謂極一時之盛矣。

洶洶人潮。無分貴賤。均摩肩擊轂而行。歧路中之游人。尙蠶擁加入其間。擾擾攘攘。無復有秩序可言。憲兵警察。此時亦不敢出聲。皆反匿身於鋪戶及石柱之側。以防捲入此洶湧旋渦。大抵人數既衆。不易干涉也。且今日之賽馬。與往時不同。因久陰乍晴。適逢賽馬。故巴黎無論何人。皆欲參與此盛舉。以洩其久鬱之氣。是以上自王公。下至兆庶。莫不惠然而來。卽帶病之法皇。與富麗之皇后。亦御盛服。偕衛士。輦玉輅。以與焉。更有可觀者。一般妙年女郎。爲種種之時世裝。似萬綠叢中點綴之玉蕊奇葩也。又今日賽馬。係英法兩國名馬比賽。遊戲中復寓有國家

思想。人人爭勝之念。必以寓目爲快也。

大衆旣出國門。路已漸廣。衆亦分隊而進。彷彿似急湍之流。其始奔行於山谷間。旣出谷口。則橫流四溢。入之巨浸。而水勢始殺。此洶洶之人潮。約略類之。斯時車若馬。均放轡絕駛。出沒於夾道之柳林間。人聲亦漸稀。祇有輪蹄聲。清越入耳。須臾已達龍巴大道。車馬漸集。均並轡齊驅。一時馬嘶人語。又作。其間之妙齡女郎。皆炫其姿首。故揚秋水。以鳴自得。此外徒步之游人。則追逐於車馬之後。亦步亦趨。於是復見擁擠。其黠者從別徑前往。而乘車躍駿者。亦間有取道僻徑。蓋巴黎城外。此類小徑甚多也。就中有一最僻之途。忽有衣裳楚楚之紳士。跨駿馬。向此徑前往。一著號衣廝僕。追逐於後。

同時亦有兩騎向此途而駛。一爲妙齡女郎。一爲法蘭西青年紳士。忽女郎發一種輕薄之音。謂其同伴曰。傑來。汝試觀前之騎瘦馬者。趨趨不前。必習於怠惰之英人也。

法紳答曰。寶憐。汝言誠不謬。汝見其人之冷面否。余謂英國多怪僻人。蓋濱海之國多霧。故其鬼臉多冷若冰霜。殆水土使然也。女郎忽又效傑來之聲。而怒叱此英人曰。去去。——傑氏聞之。大笑。然前行之英人。呢帽覆額。俯視馬鬃。彷彿若有所思。未聞二人譁浪之語也。閱者知此紳士爲誰。乃德意志男爵喬治阿溪。寶憐呼之爲英人誤也。雖然。男爵黃鬚碧眼。服式態度。均酷類阿並（英人）之子孫也。既而男爵行抵格倫特河渡口。羣騎自後突來。霎時卽出於男爵之前。於是男爵之馬。不復更耐。昂首跳躍數四。疾逐其後。陡將深入思鄉之男爵驚起。正擬勒韁。而目光若有所屬。放轡疾馳。一剎那間。已越過數騎。眼光觸處。面色頓異。兩目亦奕奕生光。注視大隊中之一騎。曾不少瞬。其雙頰亦陡現紅潮。精神百倍。不似前之頹靡不振矣。

其所注意者。爲羣騎中一妙齡嬌好之女郎。而此女郎似未覺有人追逐其後。未幾男爵之騎。已馳傍其右。二人眼光接觸。女郎之笑靨頓斂。急將跨下之阿拉伯

名駿勒。止豈知馬既出。性遏止不易。前蹄陡然並起。女郎幾自馬上仰翻而下。女郎後之少年。未及前救。男爵已將已馬一提。突至女側。伸其鉄腕。立縮起立之馬。使之就範。從容去帽作禮。不待驚愕。失次之女郎言謝。卽揚鞭絕駛而去。

女郎左側有年事稍長之女士呼曰。愛兒。吾之愛——何爲耶。——今汝之面色已轉。不似前之紅若瑰花矣。可憫之兒。汝何膽怯至此乎。言時返顧愛兒後之少年。阿敦溪弗利氏。並遞以眼色。斯際其人方縱馬探身於前。注視女郎之面。細察愛兒之舉止。頗致惑於頃間素不相識之騎士。驟來救援。一種忿嫉之色。陳於面上。且自羞未曾爲力。恍若女郎向己之愛情。驟被他人所移。故置其姊之示意於不顧。陡作尖厲之聲而問曰。密斯何爲耶。——彼騎士慢汝耶。余當急以騎逐其後乎。請速以語我。

愛正驚懼纔定。注視援己之騎士。忽聞此言。乃徐轉其首。顫聲曰。胡云慢耶。是時密司阿皮奈加洛達不復可耐。叱其弟曰。汝何妄言若此。豈瘋耶。急轉身笑。

向愛兒曰。密司。恕其唐突之詞。諒彼以熱度極高之情潮。而生此嫉忿之詞也。語時。故擲其鞭於地。佯呼曰。鞭墜矣。阿敦趣爲吾拾之。

少年不得已。返轡拾鞭。向其姊怒視。作恨恨聲。自語曰。汝欲遣余去。而特設狡獪之計。余必誌之。

二女士乘隙縱馬疾馳。未幾。三人之距離已遙。阿皮奈女士笑向愛兒曰。請恕阿敦(乳名)之鹵莽。汝當恕其情愛之狂熱過度。故作此不恭之態度也。

愛兒不答。阿皮奈乃續曰。余已設法遣彼離汝。可憫之阿敦。彼直爽人也。未解溫存。噫。密司。若俊眼中何盡是淚珠乎。愛兒斯時。瞠目直視。不啻犯神經病者。一種似怨非怨。似怒非怒之態度。表現於外。秋水盈盈。不禁淚珠欲滴也。

阿皮奈觀此情形。亦深蹙雙蛾。欲於枯腸中索一語。以慰摯友。而竟不可得。祇見其可憐之態。幾使己之神經錯亂。不知以何種語言勸慰纔好。愛兒因受驚過度。失其常況。故亦未覺其契友之相憐也。久之。乃出其柔荑。徐下其面罩。以淚眼向

其契友呼曰。加洛達。(阿皮奈字)其勒馬勿奔。余覺疲甚矣。於是加洛達如奉丹詔。卽將其馬韁勒止。柔聲進曰。可憫之兒。果胡以至此。請以語我。余必有以助汝。汝當知汝友。以極誠之誼。與若相交也。愛兒微點其首。似極感謝。然不能出一語以答之。

二人無語。並轡徐行。阿皮奈女士。則時而窺探其友之情狀。覺愛兒怯弱之嬌軀。不寒而時顫。不禁致疑於彼騎士。殆與愛兒爲夙識。或有非常之關係。不然。何吾友驟變爲如是之態度也。

繼思愛兒自去歲相識。至今已閱年餘。覺其平時舉動。每忽忽如有所失。默不多語。意謂此其常態。未足措意。抑或思念本鄉。亦未可知。蓋女士有弟。卽彼雄健之阿敦。自與愛兒相友後。情愛日濃。沸度日高。類含苞之嫩蕊。靜候日光。卽可怒放爲花朵也。故女士與其弟。竭盡能力。以結愛友之歡心。欲絕其思鄉之念。姊弟二人。自以爲山九仞。祇虧一簣。不意今日。忽來此意外障礙。恍似愛兒之真情頓露。



殊出所料。不覺煩悶之至。以爲吾以極誠之意待愛兒。而愛兒終不肯一宣其隱祕。果何故耶。轉思煩惱何益。不如留意其舉動。乘隙探其隱祕。爲是。正百念叢生。其弟已從後踵至。以鞭相授。阿皮奈旣得鞭。轉視愛兒。見其目定神呆。知其鄉思已深。乃輕語其弟曰。彼受驚失次。須略靜神。汝其勿向之攪擾。阿敦勉從。姊命縱馬直前。不復相攪。愛兒轉其眸子。向阿皮奈一視。作極誠懇感謝之狀。

阿皮奈女士斯際。與愛兒並轡而行。以右手緊握愛兒玉腕。徐問曰。頃間何以驟驚至是。請以語我。聲柔而婉。愛兒欲言又止。旣乃答曰。吾親愛之摯友。何體貼人情。一至於此乎。乃轉其天藍之眸子。似欲竭力一笑。以慰其友者。久之。又續曰。余之神經。今尙勞亂。因頃間驟遭震撼也。阿皮奈自思曰。渠又欲作遁詞矣。然余決不令遁。乃應之曰。然則頃間援汝之人。當係熟友也。愛兒曰。余固識之。

奈曰。旣係熟人。何見之而震愕失次。復熱淚連綴如串珠也。彼少年無故超乘驚

汝可惡之極。渠究係何等人。請以語我。奈言時竭力忍笑。僞爲鄭重出之。

愛兒不答。奈復曰。此事奚祕爲。請速以語我。愛兒曰。彼乃德意志人也。苟余眼光不錯亂。則彼爲余幼時之好友。彼冠時。余尙垂髻。余與彼比鄰。其人之父。最愛余。又兼爲余之監護人。奈曰。是卽汝所以畏之耶。

愛兒曰。其父係德意志男爵。曰阿溪。余在阿溪男爵處。寄居十年。其子喬治。不時出外旅行。其父撫育余。不啻慈父母。事無大小。對於余——

奈猝然問曰。其子對汝如何。愛兒紅潮暈頰。囁嚅而答曰。吾二人不常見。並不十分暱愛。其時喬治已儼然成人。余方在垂髻。余苟不誤。則其人今已三十二三矣。阿皮奈笑曰。汝二人幾類不相識者矣。然則今日何爲一見而震愕乎。彼俠士雖云三十餘歲。以余觀之。其俊麗軒昂。絕類時下少年。且旣擠汝於險。而又拯汝於危。余從未見因人之相拯。而反驚愕失次至是。余弟正深入情濤中。忽來此意外障礙。宜其忿恨而不可遏也。

阿皮奈且聆且語。且以銳敏之眼光。注射於契友之面。一似洞燭其隱。愛兒又囁囁而言曰。君誤矣。

阿皮奈曰。汝何以妄言欺余。而不肯傾吐其隱。請速以實言相告可乎。愛兒微怒。兩頰暈似朝霞。徐作極細之聲曰。汝言何謬耶。蓋余與喬治。幾類不相識之人。安有所謂情之一字乎。

奈聞此言。眸子爍爍然。頓悟男爵來援時。愛兒以兩目注射男爵。似含有無限深情。當時已爲所覺。故已窺其底蘊。於是仍佯問曰。何爲汝深情傾注於彼。而彼反不鍾情於汝耶。愛兒面色大赭。一似欲有所陳。而又自忍者。此際阿敦。不能更耐。已策馬而至。阿皮奈無從再探。

愛兒於阿敦此舉。頗爲欣悅。蓋素知其性甚劇烈。覺此次爲己。力自束縛就範。殊爲可感。乃曰。謝君以青眼相加。阿敦聞之。鬱怒之氣。頓時消釋。二人歡然如初。奈見此狀態。自語曰。可惱可惱。媚兒。一奈既無從再探。祇得策馬而奔。於是二人亦

接踵而至。均入此羣騎中。

有逢納拂爾伯爵者。法蘭西紈袴之老領袖也。見三人至。顧謂其友巴爾路曰。此二女士不與我輩偕行。在後停頓如是之久。其中或有別情也。

逢伯爵雖年踰花甲。時下少年之習。仍然未改。對於阿皮奈女士。愛戀若狂。自謂風采未衰。尙足引動女郎之心目。時而露齒巧笑。醜態備作。真可令人噴飯。既又引其馬近阿皮奈女士曰。女士乎。何事祕密而須避人也。奈笑答曰。伯爵瀟灑豪爽。令吾輩心醉。吾等無所謂祕密也。阿敦乘機策馬。接近愛兒。以其狂熱如火之眼。注視愛兒之面。強自遏其暴性。作一種柔婉之狀而問曰。密司。果何事。余見汝不舒。心滋憂悶。然又無術爲君解釋也。言時。不覺以雙目接近愛之秋波。愛兒一若不聞不見。於是阿敦乃大怒。面色紫漲。暴性不能復忍。忿然曰。余曾開罪於君乎。斯際已近賽馬場。愛兒聞阿敦語。急掩飾曰。汝言亦太不類矣。君既知余不舒。不當以暴語相加也。於是指場外諸馬。謂阿敦曰。君老於巴黎。請將此類名駿。究

屬何人所有。盡以語我可乎。阿敦欲取悅於女友。急柔聲答曰。密司眼力誠佳。此皆歐土之上產。彼御青氈之鐵棕色名駿。係伯利恩特伯爵坐騎。去秋以八萬法郎得之。彼棕色及巴皮者。亦皆一時之名馬。汝欲一賭勝負乎。愛兒慨曰。固所願也。汝意擬質幾何。

阿敦展視跑馬賭例。答曰。巴皮馬質一可得五。余意爲汝質十金幣。汝尙欲加增否。愛兒強作歡笑而答之曰。十枚足矣。余自覺必勝。卽以此十拿破崙質之可耳。阿敦笑書賭約於簿上。

逢伯爵從傍插言曰。密司。余欲爲汝效綿薄。不虞此君已捷足先得矣。愛兒不覺微量。阿敦怒曰。余殊不欲與此輩紈袴相問答也。斯際人亦漸集。龍巴賽馬場。國旗高舉。飄揚空際。西因河貫其前。夾岸則花木叢生。修整不亂。河水澄碧。光明若鏡。迎面有山。蔚然矗立。上築堡壘。卽法蘭西著名之萬留英山也。久之。漸近掣旗之風車前。一帶細草。淺碧平鋪。軟綿如茵。相距百步外。爲停車場。有多數車馬及

僕人相集於彼。

一般名閨淑媛。至此皆易馬而車。至男子。則或跨馬或徒步繞道而達賽馬場。惟伯爵逢納拂爾。曾爲婦女輩獲得特別之允准。許乘車而入。是以婦女輩極感伯爵之盛意。且止車處。距皇室坐次極近。非特可以縱覽一切。而已之態度。亦能令人注意也。阿皮奈所占位置極佳。尤爲眉飛色舞。以全副精神。注視場中。目中所寓。有類幻影之戲片。逢伯爵又從窗隙。遞來遠鏡。俾奈女士得以遠視。於是奈女士以鏡中所得轉語其友。

阿敦溪弗利斯際踞坐鞍上。立於左近。靜伺愛兒之目光。一種嫉忿之色。不覺表現於外。以全神注視於密友。欲其視線集於己身也。

阿敦斯時殊未知相距較近之坐廂內。另有一衆所注視。不獲接近之女郎。方展其明如秋水之俊目。以相伺察。蓋其時阿敦正游目四矚。欲覓驚眩愛兒之人。久之不可得。遂依愛兒之視線密偵之。終未能得也。

閱者諸君。知喬治在何處。實卽在阿敦左側。方以遠鏡伺察此少年之舉動也。喬治此次驟遇愛兒。甚爲震驚。雖不若女郎之甚。然亦激刺甚深。幾改其常度。故勃然躍馬而前。旣見其受驚入險。乃直前援之。惟賦性沉靜。故表面亦極爲鎮定。不欲女士於衆中言謝。遂強抑其震盪之心。疾馳而去。先至賽場。與友人數輩。擇一稍僻之帳簷下。隱於柱後而坐。故得見愛兒與阿皮奈女士之來。及其就坐。並聞阿皮奈輕脆之論調。不時傳入耳鼓。且極清澈也。

## 第二章

著者必須追叙男爵喬治阿溪氏與愛兒之歷史。庶閱者恍然知二人驟遇。所以各相驚愕失次之故矣。

北德意志有平原沃野。廣袤數百里。適當哈弗爾河流域。河身寬廣。流勢極緩。故波平若鏡。有類巨浸。夾岸林木葱茂。田園牧場。縱橫櫛比。其間有一巨莊。初爲哈拂而主教之業。四圍沃田。可數千畝。居中則巍然壯麗之莊房。爲阿溪氏世居之

地距赫恩特以步程計約半小時可達赫恩特者亦有名之巨莊惟其田產則亞於阿氏焉。

赫氏於千八百零六年與法人戰時曾爲統率戰績甚偉而阿溪氏則素以富著當時普魯斯幾淪於亡外人入主虐政頻施時而橫斂戰費時而行兵阡陌間蹂躪殆遍赫氏及阿溪氏兩地受創最甚設非當時互相應援則所受禍害尤不可測赫阿二人本係舊友因國步艱難境遇困苦益相親近蓋患難交也。

普魯斯自遭外人塗毒如睡獅驚覺全國士庶皆奮起以爭自由赫阿二爵士亦釋耒從戎廁身於久長之血戰在隊中分憂共勞凡三年親愛無異骨肉及拿破崙兵敗普國重興二人亦相率返里博得榮譽與瘡痕而歸解甲胄而著農服。

二人既返相率娶婦皆有生育未幾又同遭離鸞之慘惺惺相惜更形親密吾演是書時男爵阿溪氏及赫恩特克皆年近強仕而鬢髮已霜所生子女大半天折惟阿溪子喬治時年十八及克七齡之幼女名愛兒者尙存。



喬治爲人極活潑有趣。爲學生時。善尋歡樂。每於暑假期間。自赫特勃返。爲種種之樂事。以消永夏。返里之次日。卽跨馬往赫恩特莊。以見彼老人。蓋是時。老人惟偕愛女與司閹同居。喬治耽其地幽曠。去必遵湖濱而行。以吸收新鮮空氣。雖往來名勝。終覺不如此平坡淺碧。巨浸澄明。竹樹蕭疏。芳草一碧。較爲娛心悅目也。喬治年少。儀表甚偉。髮黃可鑒。眸澄而碧。眉濃且秀。左頰有傷痕。作微紅色。映於皙白之膚間。益鮮豔可觀。喜爲軍士裝束。常御軍服。戴黑緣白地之學生帽。斜覆耳側。每跨馬往赫氏居。以二犬自隨。儼爲伴侶。

行約半時許。卽達赫氏園。園之結構甚精。一入其徑。殆忘炎暑。喬治於門首下馬。攬轡徐前。所經之處。皆幼時弋釣處也。

園之西區有樓焉。矗立林際。隱約可辨。未幾行抵一草場。曲徑至是而盡。其前爲園之中心點。微聞人語嘈雜。與小孩啼泣聲。

是處爲昔時劇場。今已頽壞。週以修整之柏木籬。年深月久。爲氣候侵蝕。其間石